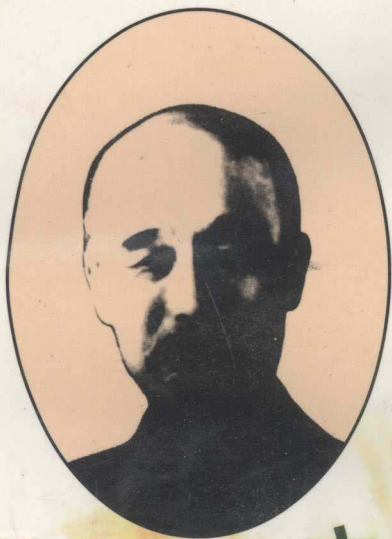


弘一大师 传



杜 茗 著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—— 空寂中的永恒



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

弘一大师 传

杜 茗 著

—— 空寂中的永恒

北京文艺出版社

社 长: 马森彪
总 编 辑:
责任编辑: 李建华

弘一大师传
——空寂中的永恒

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.625 字数:107千字
1994年12月第2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
印数:3001—13.000册

*

ISBN 7—5378—0895—3

I·873 定价:6.50元



弘一大师 1937 年在上海，时年 58 岁。

小 引

绝代才华绝世姿
一生身世一篇诗

这是弘一大师（俗名李叔同）圆寂周年纪念会上，一位名叫朱大炎的居士赠送的挽诗头两句，对集教育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、书法家、金石家、诗人、高僧于一身的举世奇才弘一大师的一生，作了生动的艺术概括。要是有人能将这两句诗形象化地体现出来，那一定是很有意思的。笔者选取了李叔同和他的日姬诚子的传奇故事来写，却遇到了难题；原来有关李叔同和日姬关系的书面资料，少得只有两三句话，连真姓名也没法子搞清楚，但这样也给予了笔者放开思路来写的便利，读者只当道听途说便了。

李叔同从小热忱爱国，但系文弱书生，报国无门；鉴于国事日非，终于在1905年他26岁那年，随着当时我国青年中那股“东渡留学”的潮流，自费来到日本。此行原是“为求救国之道”的，因而不久就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。他甚至穿了日本军服拍了一个照，

摄像示其从军参加武装革命的志向。但他书生气改不掉，始终埋头于艺术的探索 and 追求，结果，仍然走上了所谓艺术救国的道路，在日本专心攻读西洋画和钢琴。当他得知国内两淮严重水灾，便和几个爱好戏剧的朋友曾孝谷、唐肯、孙宗文等，组织了一个名叫“春柳社”的戏剧团体，排练了法国小仲马的名剧《茶花女》，在东京举行义演。这次演戏原是出于爱国赈灾，不意其后果竟是揭开我国话剧运动的序幕。这是他自己也没有料想到的事。这时，正是1907年的春天……



这是一条偏僻的街道。春寒的余波，袭击着东京的夜晚，冷风飕飕，刺人肌肤，因而街上行人不多。唯有一辆旧式小马车，孤零零地单独行驶着。马儿慢吞吞地走着，缓缓的蹄声，“得——得——得——”地催人入眠，那赶车的人懒洋洋地打着盹儿。车轮悠悠地转着，使人感到东京的古老风情。

突然，一辆外表考究的二驾马车从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冲出来，两匹壮马大步飞跑，车轮飞快地转，与小马车恰成对照。那赶车的人看到前边小马车慢悠悠地挡着道儿，猛地一鞭子策马超车，吓得小马车的瘦马惊跳了一下，几乎把那个打盹的车夫颠下座位。

这时，两辆马车的窗口，同时各自伸出了两张脸来。

小马车窗口露出脸来的是两位日本女人，一老一少。老的五十多岁，少的才二十出头，两人都穿着节日的盛装，脸上带着惊愕的神色。

大马车窗口显出来的，则是两位中国男人，一壮一中。壮年的约四十五岁上下，穿了清朝的官服，蓄着山羊胡子。中年的约三十多岁，穿了长袍马褂，留了条长长的辫子。两人先是一惊，以为得罪了日本人，待看到小马车里坐的只是两个妇女，又由吃惊变为轻佻了。

穿官服的情声说：“这小妮子长得不错哇！伯年，你认识

吗？”

那个被叫做伯年的中年人回答说：“大人，好象在哪儿见过，可记不起来了。”接着，猥亵地用日本话向那少女讲了句：“您好！”

日本少女没有回答，瞪了他一眼。那老姬望了望大马车上插着的一面大清帝国的旗子，便向少女说：“是大清公使馆的官儿，别惹他们！”

那少女把窗帘拉下了。

这两辆马车，一前一后，朝骏河台驶去。

骏河台在东京并不特别出名，但那儿有个叫“中国青年会”的中国留学生的活动中心。平日里，那儿也不过只是少数中国留学生进进出出，今天却是车水马龙，热闹异常。原来，春柳社排练的《茶花女》就在这儿演出。由于这次演出的形式是模仿西欧的Drama^(注)，这在日本也还是第一次，所以好奇而来的人较多，上层人士也不少，都想看看中国人搞得啥名堂……

中国青年会门口，在春柳社义演《茶花女》的大幅海报旁边，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青年。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穿着日本式的学生装，身体略有点发胖，脸圆圆的，还带着点孩子气。他才21岁，名叫夏勉旃（后改名为夏丐尊），浙江上虞人。他聪明过人，15岁时中了秀才，16岁考入上海中西书院（东吴大学前身），只读了一学期，因家贫辍学。后来，向亲友借了银洋五百元，赴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宏文学院补习日语二年，五百块银元刚好用光。他不是春柳社的社员，不过是中国青年会的活跃分子，又是春柳社台柱息霜的好友，这天，他自告奋勇当

(注)Drama——戏剧、剧本。

了前台主任兼总招待。

他象其他招待员一样，伫立在门边，凡是有人进来，他便一鞠躬到地表示欢迎。这时，一辆马车驶来停在阶前，里面走出两位日本人来。一位年纪较大的，穿了和服，态度庄严，一位中壮年的，穿了夹克，戴了顶法国小圆帽，态度随和，不修边幅。夏勉旃认得他俩，忙赶下台阶，向他们深深一鞠躬：“松居先生，藤泽先生，欢迎两位大戏剧家驾临指教！”说着，他一边就将两人引导到楼座包厢中。

后台，“茶花女”已化妆好，正在试着服装，走着台步。

演亚猛父亲的曾存吴（即曾孝谷）刚贴好胡子，在对着镜子挤眉弄眼，冲着坐在他对面的唐肯装起怪脸来。唐肯演的是男主角亚猛，眉毛画了半天没画好，这时一惊又画歪了。

演员们正在寻开心，演配角的孙宗文从幕缝里回过头来，说：“不好了，夏参赞全家都来啦，还有何伯年那小子——”

“茶花女”、存吴、唐肯都凑到幕缝里观望，只见右侧包厢里坐着大清公使馆文化参赞夏晋权和他的夫人、女儿，何伯年则恭立在夏晋权身后。他们正是那辆大马车的主人。

存吴捋了下假胡子说：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唐肯不屑地说：“不怀好意吧？”

“茶花女”胸有成竹，只是说：“别理他们！”大家又一起回到化妆台前，各自认真化妆。

剧场门口，小马车慢吞吞地才到，那两位日本妇女走下车来。刚好夏勉旃又从里面挤到门口来，看见了她俩，忙迎过来：“阿婆，诚子，怎么才来，我等了好久啦。”他正招呼她们，手

被人挽住了。他回过头来，见是欧阳予倩和胡吾勉，两人都穿了西服。欧阳个子较小，长得很秀气；吾勉则高头大马，粗犷豪放。夏勉旃喜道：“是你们——快上楼去陪伴松居松翁先生！”

欧阳轻声问：“这两位是谁？”

“你怎么不知道，息霜的房东呀！”

欧阳与吾勉忙向两位行礼：“失敬了！”

夏勉旃刚引导阿婆和诚子在正厅前座坐好，幕就拉开了。先出场的是演亚猛父亲的存吴，他象平时日常生活那样演戏，这使当时的观众大为惊异。原来，那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，一向演的是程式化的戏曲或歌舞伎，这样生活化的演出，还是破天荒第一次，所以观众都好奇地瞧着，虽然台上错误百出，也都不计较了。恰好又轮到演亚猛的唐肯上场，他慌慌张张地刚开口叫了声“爸爸”，就跌了一个筋斗。存吴看到吃了一惊，但立即随机应变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啦？”

观众听了这句台词，先是愕然，但仔细想想，亚猛来到茶花女家中，见到的却是他父亲，慌张中跌了一跤，原也是讲得通的。在后台的“茶花女”听了，就感到出了毛病啦，“她”奇怪地问孙宗文：“本子上没有这句词儿呀！”

在幕缝边的孙宗文回答说：“亚猛摔了一跤！”

后台的人听了都笑起来。“茶花女”忙朝大家摇手。

孙宗文一手捂着嘴，一手指指“茶花女”，然后，又指指台上，意思是：轮到你上台了。

“茶花女”整了整衣服，镇静了一下，随后便“带戏上场”——



唐肯的滑稽相，观众们看得乐不可支，嘻嘻哈哈，秩序很乱。茶花女玛格丽特一上场，大伙就为她的精采表演所吸引，剧场顿时静了下来。

包厢里的夏晋权也向前倾出了身子注意地观看。他看着看着，不觉回想起前些日子与何伯年在公使馆中的一席谈话……

夏晋权：“伯年，留学生中最近谁比较活跃？”

何伯年：“有一个名叫……李叔同……”

夏晋权：“他闹些什么啦？”

何伯年：“要演戏哩。”他呈上一张春柳社义演《茶花女》的小海报。

夏晋权望了望小海报，问道：“伯年，这个茶花女，是个什么东西？”

何伯年：“那是个……小的不敢说。”

夏晋权：“有什么不好说的，讲！”

何伯年：“那是个高等妓女……”

夏晋权以长辈的教训口气说：“婊子就是婊子，分什么高等低等！”

何伯年不敢作声。

夏晋权又望着海报上“扮装人：息霜”几个字，问：“这个息霜是什么人？”

何伯年：“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李叔同。”

夏晋权：“嗯，是他？……咱倒要见识见识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夏晋权的身子又朝前倾了倾。这却引起了夏夫人的误会，有点醋意地把他拉回到座上。

夏晋权回头嘲弄地对他夫人说：“她，是个男的呀！你吃什么醋！”

前厅雅座里，诚子看得出神，她也在回想。一个多月前，在上野家中，那天她托了茶盘向李叔同房间走去，当她打开门时，望见李叔同穿了一件法国式女长裙，时喜时怒，象个疯婆子，还朝她冲着来，吓得她失手摔破了杯子……李叔同原来是在练习演戏。

“诚子，你看我扮女的象不象？”

喘着气的诚子，慢慢平静下来，一边捡破杯子碎片，一边说：“象……象……”可是，她又不说下去了，尽朝李叔同望。望着，望着……忽然捧腹大笑起来。

李叔同不知其所以然，奇怪地向自己周身望望，问道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诚子指着李叔同的脸：“胡子……胡子……”

李叔同一照镜子，原来他脸上还留着小胡子，所以才是一副怪样子，自己也免不了捧腹而笑……

想到这里，在剧场中的诚子几乎禁不住要笑出声来了，她忙咬住手帕。

阿婆奇怪地朝诚子望望，诚子却撒娇地扑在阿婆身上。

“这孩子怎么啦？”阿婆想着。

诚子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啦，她只感到心头有些甜甜的什么东西

西。它是什么？她不清楚。她还来不及细想，就听见周围响起热烈的掌声。她抬头喜悦地扫视着观众席。当她扫视到右侧包厢时，看见那中国官员忿忿地站了起来，拉着女儿和夫人就走，一边说：“婊子戏，有伤风化，女人家看不得……”引得两旁包厢里的中国侨民哄堂大笑！

左侧包厢里，两位日本戏剧家则非常兴奋。松居松翁满口称赞：“演得太好了，法国名演员也不过如此！”

坐在一旁的胡吾勉强说：“过奖了，先生，谢谢！”

作为日本新演剧派创始人的藤泽浅二郎，更为激动，向欧阳予倩感叹地说：“你们中国青年干得好！”

欧阳予倩也是感慨万端，因为他对京剧艺术颇有研究，对古典程式是有所偏爱的；这次看了春柳社完全生活化的演出，禁不住欢呼道：“演戏还有这样一种办法！我下定决心干它一辈子！”这位我国剧影运动的元老泰斗，原来是这时下的决心！

这时全剧结束，掌声震耳，大幕重新拉开，李叔同等出来谢幕。

全场高呼：“息霜！李叔同！李叔同！……”

松居松翁挥手向台上喊道：“祝贺你们开创了东方戏剧艺术的一代新风！”

是的，一个东方新剧种在日本舞台的欢呼声中诞生了！东方的新的Drama从这天起登上舞台了！中国话剧运动史的序幕揭开了！

这样的大事，在当时能真正醒悟到的，只有少数几个人，欧阳予倩则是其中的一个。他不但醒悟到了，而且是积极去推行的一个人。

欧阳君出生于1889年，是湖南浏阳人。他的祖父欧阳辨疆，

是我国近代改良派政治家谭嗣同和唐才常的老师，是一位具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；而唐才常又是欧阳予倩的启蒙老师。当然，祖父也不时亲自教导他，所以欧阳君文学修养较深，思想进步。

他家教很严，一年里头难得看上几次戏，可是他一看就着了迷，回家后，拿了妈妈作画的颜料在脸上乱涂，披了床毯当戏装，手握鸡毛帚，在客厅里学着唱做起来。有一次看了个影子戏，回家后把弟弟、妹妹，甚至表姊妹、小姑姑都组织起来，模仿着看过的戏，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搞了一台“大戏”。后来谭嗣同、唐才常相继因“戊戌政变”失败，英勇就义，欧阳君年纪还小，虽不十分懂事，但多少也受到了一点刺激，15岁就东渡日本留学。第二年因抗议日本政府歧视中国留学生而一度回国。春柳社义演《茶花女》时，已是他第二次东渡之后的事。

欧阳君懂一点京戏，是个戏迷，也读过一些翻译成日文的西洋Drama，但不知道Drama是怎样演的。他正是为了猎奇而到骏河台去看《茶花女》演出的。不料一看之下又着了迷。

这天，当他打听到李叔同和曾存吴在上野美术学校，便和好友胡吾勉一道去拜访他俩。

上野美术学校所在地，混杂着日本式矮木屋和西欧式小洋房，既有西洋建筑庄严的气魄，又不失日本本土幽雅的地方风味。上野美术学校各国学生都有——白皮肤的欧洲人、棕皮肤的印度人，但最多的是黄皮肤的日本人、中国人、朝鲜人、东南亚人，他们脸型又差不多，要找个人倒不那么容易。

至于作为这件大事的开创人之李叔同，除了因演出成功而高兴了一阵之外，并没有深入去考虑。他要做的事太多了，抽不出时间来想将来的事。他是一个“苦行者”，从小刻苦读书，刻

苦写字，刻苦作画刻石，刻苦作诗填词，甚至学民歌，唱京戏，他的兴趣太广了，因此只能把一小部分精力花在戏剧实践方面。但李叔同决不是学一样丢一样的人，他对每一种艺术都是十分用功钻研的。他从小受到母亲多才多艺的教育，知道绘画、书法、金石原是相通的，而绘画若无诗意就等于人没有灵魂；诗句吟诵得意时便成为歌了，歌而手舞之、足蹈之，便是演戏了。这些艺术之间，都能起相辅相成的作用。所以他对每一样都刻苦钻研，因而后来在每一方面都有较高的成就，终于成为了公认的“举世奇才”！

欧阳君和胡吾勉来找他时，他正和曾存吴在模特儿室画人体素描。他俩才画了一半，下课铃响了。走出教室，曾存吴慨叹地说：“好不容易轮到两个钟头画模特儿，才画了个人的头面，就下课了。”

“这样下去，再学五年也学不到多少东西。”李叔同也有同感。

曾存吴忽然想到说：“自己能找个模特儿就好啦。”

李叔同不以为然地反问：“这异乡异国，哪里有人肯给你当模特儿？”

曾存吴耸了耸肩头，苦笑着说：“回到大清帝国，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，更找不到模特儿了！”

两人正谈论着，欧阳君和胡吾勉找到了这儿。欧阳君也不客套，开口就说：“息霜，《茶花女》演得真好！请问这样的演出就是Drama吗？”

李叔同望着曾存吴笑了笑，回答说：“我们也不知道，正在摸索着作试验。”

胡吾勉直率地说：“还要试验？我看这样就行！”

欧阳予倩接着说：“我俩也要参加春柳社！”

李叔同很高兴：“你俩会演戏？”

两人都摇摇头。

“会唱京戏么？”曾存吴问。

欧阳予倩以为要考考他们，便说，“唱得不好，念几句说白可不可以？”说完，念了一段当时著名花旦杨小朵在《翠屏山》中的说白，居然清脆悦耳，惹得李叔同和曾存吴哈哈大笑。

胡吾勉参加过票房，这时喉咙已痒，不待邀请，自动唱了一段《定军山》。

“好吧，”李叔同止住了笑，“我们还有课，你们明天上午十点钟到我住所来……”

两人爽快地说：“行！”

李叔同接着又吩咐道：“我的日程安排得很紧，你俩千万要准时！”

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很薄弱，欧阳予倩和胡吾勉对这句重要的嘱咐只当作耳边风，这只耳朵进，那只耳朵出，就高高兴兴地走了。



李叔同租居的那家，是上野近郊一座独家独户的木结构平房，外形朴实，古色古香，十分雅致；加上周围的樱花林这时正是花蕾初放，平房和樱林之间有一个小院子，环境犹如童话世界。由于地点偏僻，也很宁静。

房东太太就是那天小马车里的老妪——阿婆，她正在井边洗衣服。借住在她家的侄孙女儿，就是那小马车里的少女——诚子，她正在帮阿婆把洗好的衣服晾在竹竿上。

诚子这天穿了类似学生装那样的少女式便服，显得更为娇小天真，稚气未脱。但当室内传来阵阵钢琴演奏的轻快乐曲时，她凝神地谛听着，竹竿上的衣服没有挂正，她也忘了去扯一下。她似乎很喜欢音乐。不，甚至可以说她对音乐有一种特殊的爱好。

阿婆望望诚子，说：“怎么样？弹得不错吧！”

诚子点点头。这，对弹琴者，有赞美的意思；对她自己，则含着某种黯然神伤的意味。

阿婆没有注意到她神态中的细微变化，继续说：“人家李先生是音乐学校的高材生。”

诚子想到那天的演出，接口说：“对，戏也演得很好。”

阿婆又加一句：“画画更了不起！”

诚子却有点心不在焉：“什么？”